

师从颜德馨教授膏方治疗 中风后遗症的经验体会

● 杨志敏* 周 雯

关键词 颜德馨 膏方 中风后遗症 治疗经验

中风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疾病之一,存在明显的“三高一多”(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并发症多)现象,常遗留半身不遂、偏身麻木、口舌歪斜、言语謇涩或失语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1]。现代医学治疗中风后遗症疗效不尽如人意,中医药对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已积累数千年经验,具有一定的特点和优势。

颜德馨教授是全国著名的中医学大家,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方面,颜老有其独到的见解,并且运用膏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笔者有幸师从颜老,对颜老在此方面的经验管窥一二,在临床上运用颜老的经验也取得一定的疗效,本文引膏方医案数则,探讨颜老处方用药经验。

1 颜老对中风后遗症的认识

颜老认为中风之人,因积损正衰、内伤七情、劳倦所伤等所致,经络气血阻滞,运行不畅,当升不升,

当降不降,致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逆乱。而中风后遗症期乃病久脏气受伐,气血运行涩滞,多表现为本虚标实之证,其病理特点以正虚为主,兼夹痰、瘀。正虚多指肝肾不足与气虚,痰、瘀多为气血逆乱的产物。因此颜老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时,重视从补益肝肾、运脾化痰、气血双调三方面进行论治,并注重祛瘀化浊,通气活血。颜老临证 60 余年,深感“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提出了“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辨证观点和以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颜老认为气与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功能动力,而气血以流畅为贵,若气血失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中风后遗症患者或气虚无力,血涩成瘀;或情志抑郁,气滞致瘀;或阳气衰弱,寒凝血瘀;或阴虚火旺,炼血成瘀。尤其是年老者气血由盛转衰,运行由通畅转为涩滞,形成瘀血内潜的状态。若一旦患病,瘀血即与其他致病因素结合,互为影响,导致疾病虚实错杂,缠绵难愈。颜老指出,中风后遗症患者在临床

上除有肢体活动障碍、语言不利等症外,多表现为面色黧黑不华、唇暗舌紫、头晕头痛、胸闷胸痛、智力减退、舌下脉络迂曲延长、小便淋漓等,也均为瘀血作祟所致^[2]。

2 膏方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优点

膏方(膏滋药)是中药传统剂型之一,能滋补强身、抗衰延年、治病纠偏,用于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民间有“冬令进补,来年打虎”之说。膏方具有补虚和疗疾两方面作用,在慢性病治疗适应性具有优越性,对中风后遗症的调治亦甚是贴切。膏方之优点在于药物的有效成份能充分利用,上海名医秦伯未尝谓:“膏方者,盖煎熬药汁成脂溢而所以营养五脏六腑之枯燥虚弱者,故俗亦称膏滋药”^[3]。加之中风后遗症患者大多病程长,久病耗损,气血阴阳有所不足,非一针一药能短时调治,此时选择膏方甚为适宜。此外膏方还具有如下特点:①由于原料是经过煎煮浓缩加工制成的,所以有效成分含量较高;②作用比较稳定持久;③体积小,便于携带;④服用方便,既可直接食用,又可用温水冲化饮服;⑤蜜膏的效用比较缓和,

* 作者简介 杨志敏,女,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睡眠及亚健康。

• 作者单位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510120)

以滋补为主;⑥由于膏剂的药量常规只是汤剂用药的十分之一,从节约药材资源及为病人节省费用方面都具有意义。结合膏方的特点和对中风后遗症的认识,颜老将“衡法”治则运用于冬令膏滋药,使其膏方别具新义。颜老认为中风后遗症的膏方用药,既要考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还应根据患者的症状,针对邪实的病理状态,适当加以祛邪之品,或祛痰化浊,或理气解郁,或活血化瘀,补中寓泻,泻中寓补,以求固本清源,气血流畅,而致阴阳平衡。

3 膏方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临床验案

3.1 肝肾不足、痰瘀阻络案(中风后遗症、糖尿病) 郑某,男,75岁,丙戌年冬至前订膏。患者脑梗塞、糖尿病病史,平素倦怠乏力,头胀呆滞,行缓思卧,叠经中药治疗后,诸症有所缓解,仍胸闷头胀,呆钝,腰膝酸软,便溏瘦频,舌淡胖,苔白微腻,脉滑。时值冬令,制膏缓缓图治,谋延年益寿之大计。

吉林人参 90g(另煎冲),西洋参 60g(另煎冲),北芪 300g,五爪龙 300g,熟附子 60g,羊藿叶 150g,茯苓 150g,苍白术各 90g,潼白蒺藜各 90g,当归 150g,赤芍 90g,党参 150g,炙甘草 60g,葛根 150g,川芎 150g,石菖蒲 90g,远志 60g,益智仁 150g,淮山药 300g,乌药 60g,小茴香 45g,姜制砂仁 60g,生熟地各 150g,肉苁蓉 150g,桃仁 90g,金狗脊 90g,杜仲 90g,陈皮 60g,法夏 90g,山楂 150g,丹参 200g,怀牛膝 150g,补骨脂 150g,骨碎补 150g,鹿含草 150g,金樱子 90g,干姜 90g,郁金

90g,仙茅 90g。上味浓煎去渣取汁,文火熬糊,入鹿角胶 90g、龟板胶 60g、甜蜜素 5g,融化收膏,每晨以沸水冲服一匙。

按 本案患者初诊时已年过七旬,精气渐衰,肝肾同源,肾水不足以涵木,则肝阴亦亏,故治疗上以补益肝肾为法,整个膏方合八珍汤、龟鹿二仙膏、二仙汤方义,以调摄阴阳、正平气血为宗,深得阴阳双补之妙。然恐味厚碍胃,遂以苍术、白术健运中州,以乌药、郁金、陈皮疏散气机。痰瘀实邪是中风后遗症的重要病理因素,故仍需佐以活血、化痰之品,遂以丹参、川芎、桃仁、怀牛膝活血化瘀,法夏、山楂以清化痰浊,再配石菖蒲、远志、益智仁通窍益智。该方符合“通补相兼,动静结合”的原则,颜老认为补品为“静药”,必须配以辛香走窜之“动药”,动静结合,才能补而不滞。此患者腰膝酸软,便溏瘦频,属下元亏损、阳虚气化失职之象,故可选用熟附子、干姜等“动药”以振奋阳气,与补药相配,相使相成,而起到固本清源之效。

3.2 脾肾气虚、瘀血内阻案(中风后遗症) 梁某,男,51岁,丙戌年冬至前订膏。中风病史,气短倦怠,语多乏力,头晕肢麻,舌淡暗,苔薄腻,脉沉。时值冬令,制膏常服,缓缓图治,固本清源,亟为益气活血、健脾补肾,令气血调达,以致平和,谋延年益寿之大计。

吉林人参 60g(另煎冲),西洋参 60g(另煎冲),北芪 150g,五爪龙 300g,桃仁 90g,红花 45g,当归 90g,川芎 90g,地龙干 60g,枳壳 60g,桔梗 60g,怀牛膝 60g,生熟地各 150g,葛根 150g,石菖蒲 90g,杜仲 150g,鹿含草 150g,骨碎补 90g,淫羊藿 90g,菟丝子 90g,生蒲黄

90g,丹参 150g,山楂 150g,淮山 300g,决明子 150g,刘寄奴 150g,天麻 90g,鸡血藤 300g,制首乌 150g,益智仁 150g,苍白术各 90g,陈皮 45g,桂枝 45g,茯苓 150g,炙甘草 60g,姜制砂仁 60g,法夏 90g,灵芝 150g,泽泻各 90g。上味浓煎去渣取汁,文火熬糊,入鹿角胶 90g、龟板胶 60g、白冰糖 300g,融化收膏,每晨以沸水冲服一匙。

按 该患者脾肾气虚,下元衰惫,故见气短倦怠、语多乏力、脉沉等的症状,其头晕肢麻,舌淡暗苔薄腻皆由痰瘀交困所致,颜老喜用王清任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为主方,血府逐瘀汤能使气通血活,生化有复其常度,补阳还五汤能补气、活血、通络,再以生蒲黄、丹参加强活血之力;再予骨碎补、淫羊藿、菟丝子、生地、熟地以填精固肾,以壮下元;方中佐以苍术、白术合二陈汤、山楂等运脾化痰,健运中州,可防药物困其运化。对于辨证属于脾虚湿盛的中风后遗症患者,颜老喜用二术二陈汤,该方在二陈汤基础上加用苍术、白术,二者相合,标本兼治。此外,颜老在拟制膏方时,总佐以调畅气机之品,如用桔梗、枳壳、牛膝,一升一降,以通达上、中、下三焦气血。苍术一味,其气辛香,为运脾要药,加入众多滋腻补品中,则能消除补药粘腻之性,而起赞助脾运吸收之功。颜老在给患者服用膏方之前,为了探清患者的体质及病性,会让患者先服一些开路药,或祛除外邪,或运脾健胃,处处照顾脾胃的运化功能。本案诸药共奏补脾益气、祛瘀通经之功,药味繁多,却是配伍精密。

(下转第30页)

是“气结痰聚”。由于情志不遂,忧悲恼怒,肝失调达而致气郁,气郁不解,久则为气结,进而影响脾土,运化受阻,水湿停滞,化热生火,郁火煎熬邪湿即成痰,气滞与痰湿相互胶结,停于喉之旁便为瘰癧。张老先生指出:结喉乃肺气出入升降之要害关隘,气津敷布必经此处,病邪痰气亦易阻停于此,故气结痰聚常发生在结喉之旁。根据瘰癧的形成病理,提出理气化痰、散结软坚的治疗法则,研制出效果可靠,经得起重复的消瘰酊和丸。消瘰酊以黄药子、海藻、昆布、玄参、牡蛎、浙贝母软坚散结,夏枯草、青皮疏达肝气,枳实、枳壳、陈皮、三棱、莪术行气解郁消瘀,桔梗宣畅肺气,疏达结喉气机。几十年以来,应用此方,诸药配伍基本恒定。也可根据气结痰聚的程度适当增减,将药煎熬浓缩至一定程度,再加等量 60 度白酒,酒药混合,用白酒的目的是取其温散宣通之力。不能服酊剂者,可服消瘰丸,药物组成与酊剂相同。服药一个月左右,不论是单纯甲状腺肿、甲状腺囊肿还是甲状腺瘤,均能收到一定疗效。

5 附骨疽

附骨疽是一种附着于骨、毒气

深沉的深部浓疡,张老先生对其发病、治则和方药,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创立了内服外用方剂。就发病而言,他推崇《内经·刺节真邪论》所云“虚邪之入于深也,寒与热相传,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痛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为骨髓”和《外科正宗·附骨疽论》“夫附骨疽者,乃阴寒入骨病也”的论述。他认为本病是体虚骨弱、邪毒侵袭为患。体虚骨弱是发病之根,骨弱乃肾气不充。少儿多患此证,是少儿肾气不充、骨不壮实的缘故。附骨疽有损伤瘀血化热、热证余毒内侵和邪毒直中等不同类型。不论何种情况,毒邪蕴结、骨受邪侵是其基本病理过程。该病是以骨病为主的脓疡,骨为肾所主,位筋肉之里,秉性属少阴。就阴阳盛衰论,少阴为阳始生,稚嫩不刚,易受寒。故附骨疽立法宜温通,不宜过分寒凉。这是张老先生治附骨疽的基本原则,也是他外科学术思想特点之一。附骨疽如为慢性者,以虚寒证为主,治疗需遵此法,即使急性者,也不可一派寒凉,应在清热解毒化瘀方药中,佐以益气温通之品。他惯用的马氏解毒汤,用于治疗附骨疽急发者,药有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地丁、黄柏、栀子、赤芍、桃仁、红花、

穿山甲、鹿角霜、陈皮、川芎等,其中川芎、鹿角霜、陈皮理气和血温通,以防黄柏、栀子、连翘等过分寒凉。慢性附骨疽用黄芪解毒汤,药用黄芪、桑寄生、炒杜仲、补骨脂、怀牛膝、当归、川芎、骨碎补、鹿角霜、姜半夏、浙贝等,再加服自制成药青龙丸,以温通化毒,外用祛腐生肌散和拔毒膏。

总之,张老先生研治郁证、脱疽、乳痈、瘰癧、附骨疽临证疗效显著,有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认为:郁证之郁、火、痰(湿)实而为标,而脏腑阴阳之虚是发病内因,或气虚(心、胆、脾为主),或阴血不足(心、肝、肾为主),虚则脏腑功能失调,终致神明紊乱而病成。治疗疏肝理气贯穿始终,或滋阴、或补阳治脏腑之虚以求本。脱疽是气虚瘀毒阴亏所致,气虚贯穿该病的全过程,寒湿侵袭所致脱疽存在气虚,肝肾阴亏、虚火灼阴形成的脱疽,也不可忽视气虚因素。乳痈强调阳明积热,清泻阳明是其治疗大法;疏肝理气是由于乳痈土壅木郁,疏肝郁以利消土壅。瘰癧为气结痰聚,理气化痰散结是其治疗总则。体虚骨弱引患附骨疽,治宜补益肾气,慢性者遵此意,急性者也不可径自一派寒凉。

(上接第 27 页)

本人在师从颜老治病过程中,体会到颜师用膏方治疗中风病患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风之辨治,首当调其气血,化痰祛瘀而通络通脉,慎补防壅;(2)人身之本,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先天之本为肾,后天之本为脾,脾有阴阳,肾有水火,脾为生血之本,肾为化气之源,培

脾土之气,养脾土之阴,益肾中之阳,则阳壮阴布,阳生阴长,生化自如;(3)升降出入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运行的基本过程,在中风后遗症病人中,当守“升清降浊、活血通络,先去其客,再则治本”之总则。

参考文献

- [1] 王永炎. 中医内科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258-261.
- [2] 颜德馨. 膏方以“衡”为期调治老年病[J]. 江苏中医药, 2006, (27): 11.
- [3] 胡冬裴. 试论中医膏方之源流[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3, (17): 13.